



爆笑十招怪

2

最新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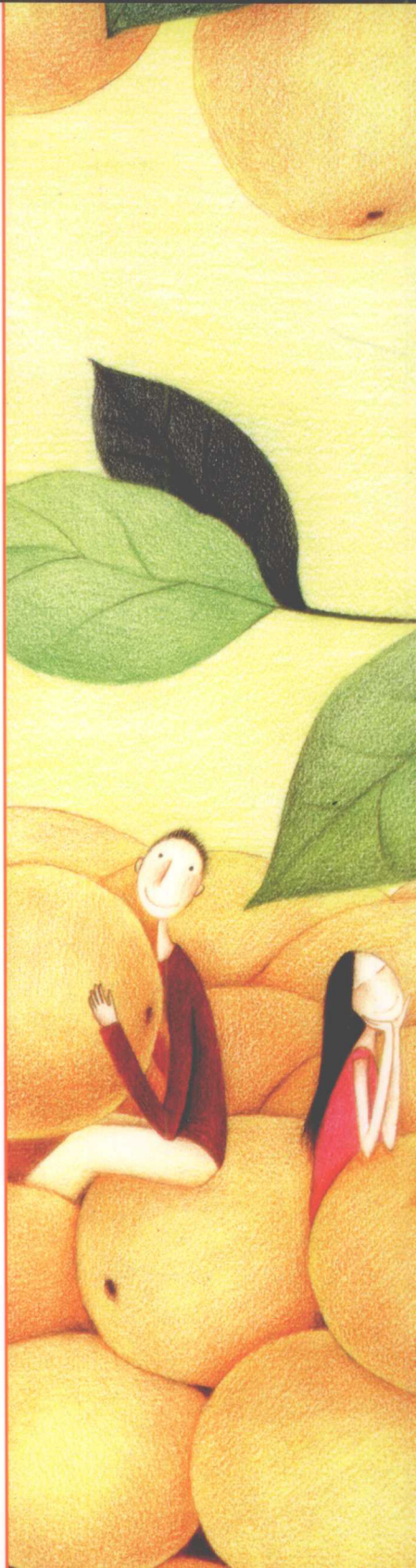
# 柠檬女孩

流露童趣  
抒写青春，关怀心灵

花衣裳作家组合  
阳光姐姐辫子姐姐的作品  
被无数小读者热烈迷恋快乐阅读着  
伍美珍 & 黎雨 / 著

阳光姐姐 vs 读者粉丝青春小说对对碰

## 的柠檬生活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 
HUBEI CHILDREN'S PUBLISHERS





花衣裳

爆笑十篇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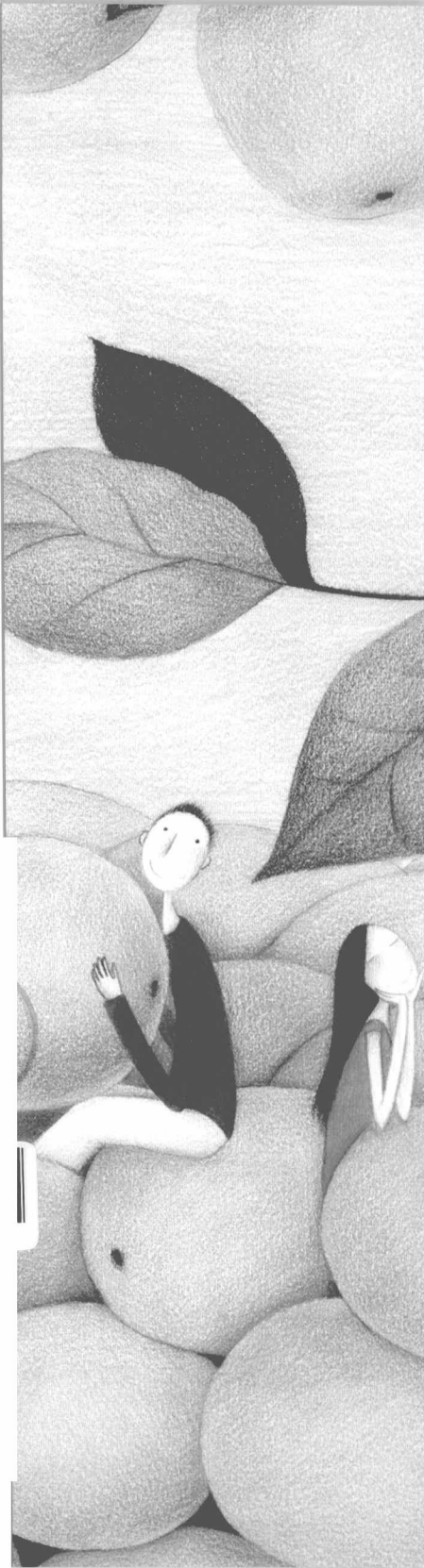
2

# 柠檬女孩

的柠檬生活


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# 鄂新登字 04 号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柠檬女孩的柠檬生活:珍藏版 / 伍美珍,黎雨著. —武汉: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,2009.12

(花衣裳.灵感双打校园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5353-4894-4

I. 柠… II. ①伍…②黎… III. 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14462 号

书 名	柠檬女孩的柠檬生活				
©	伍美珍 黎雨 著				
出版发行	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	业务电话	(027)87679199 (027)87679179		
网 址	<a href="http://www.hbcj.com.cn">http://www.hbcj.com.cn</a>	电子邮件	hbcj@vip.sina.com		
承 印 厂	孝感市三环印务有限责任公司				
经 销	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			插 页	1 页
印 数	1-20 000	印 张	10	字 数	150 千字
印 次	2010 年 1 月第 1 版,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				
规 格	680 毫米 × 980 毫米			开 本	16 开
书 号	ISBN 978-7-5353-4894-4			定 价	16.8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

# 目录 CONTENTS

## 壹

### [美美 STORY]

#### ○掐死你的温柔……/1

初三时,学校又一次给我们重新分班,我分在(5)班,是成绩最烂的班……

#### ○巨奇怪的梦……/15

春天到了。这是我们最不喜欢的季节,因为天天都困得东倒西歪的,好狼狈哦。……

#### ○绿色梦魇……/19

早晨起来,我感到头昏昏的,好像没睡好觉似的。“潜城啊,你的眼睛怎么肿了?”……

#### ○喔,爸爸我要钱……/28

星期一上午,一定是一周里心情最不爽的时光。妈妈说,这叫小孩子的起床气。这叫什么话,……

#### ○欠扁的成语……/46

这几日,大家都在疯狂地背成语。因为要举行全年级成语大赛,而且据班头兼语文老师吴树山说……

#### ○花痴严小段之脱线花头经……/5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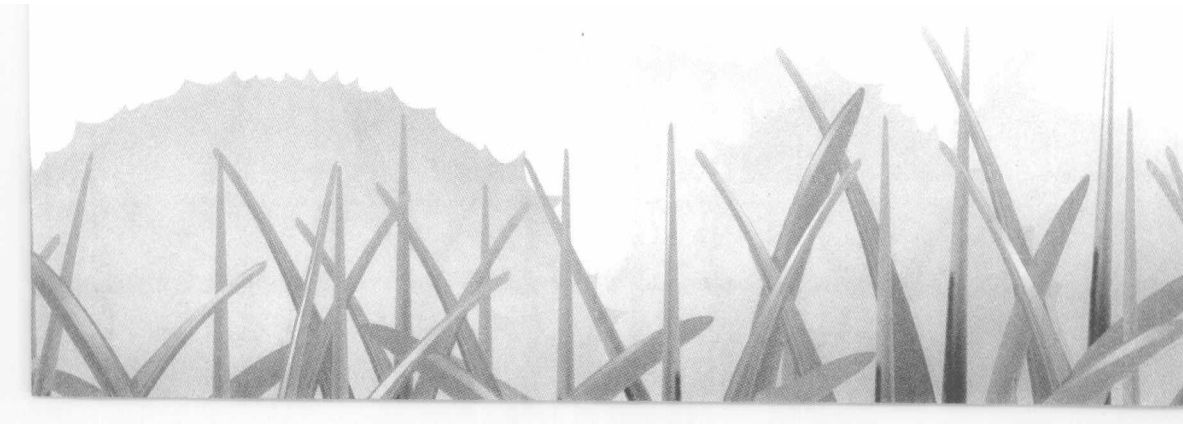
邱佳飞奔到学校的时候,发现大门已被一把大铁锁锁得死死的。该死啊,倒霉啊,衰命啊……

#### ○你不会有好结果……/71

班头柳树树突然宣布停课三天。大家一起欢呼:“万岁!万岁!万万岁!”……

#### ○毛丫和猫阿的故事……/80

毛丫是傍晚接到爸爸妈妈电话的。爸爸先说:“毛丫,我们明天上午到家啦!”……



## 叁

## [附录]

## ○对话(美美 VS 黎雨)/154

美美:先说说怎样认识“花衣裳”的吧。  
黎雨:第一次看到“花衣裳”文学组合是……

## 贰

## [黎雨 STORY]

## ○柠檬女孩的柠檬生活……/113

“我爱 YUKI ,爱到海枯石烂!”这种肉麻的话,  
除了清柠,没人讲得出来……

## ○我真的很喜欢你……/135

“《想·望》又到了。”我大声嚷嚷,然后一把拉过正在吃棒棒糖的麦子,跑去五楼采编室……

## ○非常班级里的非常我们……/144

我们班上的音乐老师是超与众不同的老师,每次她教我们唱完课本上的歌后,就让我们上台……

## 掐死你的温柔



我们全都站在操场上，几乎全校出动，一站绿压压一大片。

惜城环顾着周围，感慨地说，我们都像是早春的麦苗！

大家的心思其实都在各自的衣服上，新发的军装，穿在身上老土得要死。咪咪和几个女生老是咯咯乱笑。

我却没精打采。

老妈曾经这样形容我：“只要能坐着你就决不会站着，只要能躺着你就决不会坐着。”结论是：“你是一个懒鬼！”

美丽的班头陈月站在我们班最前面，她任由惜城在男生队伍里滔滔不绝，时而又忍俊不禁，露出一对小虎牙。

惜城好像一直在说“如果……就……”什么的，等我注意去听时，他周围的一群男生都在争先恐后地造句子：

“欺负同学这件事，如果干得好，就叫有魄力。”

“捡垃圾这件事，如果干得好，就叫环保。”

“扁人这件事，如果干得好，就叫主持正义。”

“掐人这件事，如果干得好，就叫按摩。”

……

女生都在笑，男生就越说越起劲。

直到一群气宇轩昂、肩章闪亮的军官和校长、主任们一同从教学楼内走出来，女生的注意力立即乾坤大转移，个个伸长了脖子，面露惊喜：“呀，教官来了！”

连陈月都转过身去看。

这时，广播里叫各班班主任去和本班教官见面，陈月高兴地叫着隔壁班美眉老师的名字，她们像是过节的小孩一样，兴奋地向校长那边小跑过去，不过我敢打赌她们的快乐决不是冲着校长去的。

此刻我才体会到什么叫“含恨”和“饮恨”了——听着她们在唧唧喳喳议论着哪个教官帅、哪个教官丑，我却一个都看不清楚。只好不停地问咪咪：“哪个最帅？左边的？哦，左边数第几个？”

一边急切地问，一边眯起眼睛，拼命把眼球聚焦调整到一起。

最后我听见她们意见达到了高度的统一：

“最帅的是左边数第2个！”

我把右手往额头上一遮，差点就要将左脚离地、膝盖弯曲顶到胸口上——我想我在潜意识中一定是在祈祷孙悟空能赐给我一双千里眼。

左边，第一个、第二个……通过使劲眯眼睛的努力，我终于看见了——虽然那个人面目看不清楚，但我也知道他根本就不算是……

“不对吧？左边第二个，那个家伙是个矮子耶！”我迟疑了片刻，终于向众人提出心底的疑问。

说完，我放下权做凉棚的右手，坦然地看着大家。

我看到的是一双又一双瞪得如铜铃一般愤怒的眼睛——

“搞没搞错，他还矮？”

“是啊！据目测，他有185耶！”

这下轮我瞪眼睛了：“搞没搞错？他有185那我就有190啦！”

我显得自信满满。

咪咪拍拍我肩膀：“喂，你说的矮子是左边第一个吧！”

我不假思索地说：“我刚才看得清清楚楚，左边第一个和第二个都是矮子，”犹豫了片刻，我又断然告诉她，“其实我觉得左边第三个还是蛮帅的！”

咪咪疑惑地看看我，问道：“你到底看到了几个教官？”

这时，我又听到了惜城失望的声音：“搞没搞错，这个人就是我们的教官哪？”

我抬头望去，远远地，依稀看见陈月和两个又矮又瘦的教官向这边走来。

“为什么我们班有两个教官哪？”我脱口而出。

“而且都是矮子。”我又沮丧地补充了一句。

“兔子，你是不是发烧啊？”咪咪还在我额头上摸了一下。

我把咪咪的手使劲朝边上一拨，这时，我看见陈月和一个教官已距离我们很近了。

“奇怪，两个怎么又变成了一个呢？”我嘀咕了一句。

咪咪忽然笑起来，像神经病一样，她笑着笑着，就笑弯了腰。

“你发痴啊？”我骂她。

咪咪一边笑一边对我竖起一根手指头：“兔子，你看，这里有几根指头？”周围的美眉这时全都哗哗地笑起来，在她们的笑声中，我幡然醒悟，一





段不堪回首的回忆又清晰地浮现出来了——

那是期中体检的时候，我站在视力表前，被模糊一片、颠三倒四的“E”字，还有医生手里那毫无章法的上下翻飞的细棍子搅得心慌意乱，竟问医生：“您问的是哪根棍子指的字母？”

医生和蔼可亲地问我：“我手里有几根棍子？”

“两根！”我回答得理直气壮。

结果，周围等着查视力的美眉们笑得几乎全体趴倒在地。

医生倒是仁慈地没笑，她一边填我的视力表，一边继续和蔼可亲地对我说：“你的视力有严重的问题，不仅近视，而且闪光度数也很高，要注意啦！”

我红着脸猛点头，又冲口说出一句让我后悔不已的话来，我说的是：

“是哦是哦，我平时看月亮都有两三个的！”

用咪咪的话说，这句话成了兔子罗洁的经典。

这时，陈月已经和矮教官站在队伍前面了，好在我是站第二排的，最终还是看清了我们教官的绿豆眼睛，还有黑黑的皮肤——还有，他的目测身高大约是 165。

陈月含笑着对大家说：“这是我们班的教官，马教官！”

我们便装出有礼貌的样子来，使劲鼓掌。

马教官忽然立正，啪地向大家行了个标准的军礼，就在那一瞬间，我看见他憨厚地裂嘴一笑时，露出的几颗黄色大板牙。

马教官开始给大家训话，我听得有点吃力——他的普通话带有浓重的方言。

这时，从隔壁班那边传过来欢快的笑声，接着是热烈的鼓掌，我们的眼光全被吸引过去了，我就是瞎子也看见了——

隔壁班的教官一定就是咪咪她们刚才谈论的那个最帅的教官，他身板挺得直直的，帽檐下的脸棱角分明，好像言语也颇风趣，不然隔壁班那帮平时看起来死样怪气的幸运儿不会这么兴奋。

尤其是女生。

马教官有个扔进人堆就看不见的名字——马民！

他站在队列前大声说：“我叫马民！你们可以叫我马排长！”

肥仔在下面小声应：“哦，你是妈咪排长。”

有人笑，马民却严肃地问：“吓杀麻（什么）东西，嗯？”



结果有更多人笑，陈月也在抿嘴偷笑，一边笑一边拿她那双美丽的大眼睛瞪我们，不过她瞪人的时候也是那么温柔。

妈咪排长一直让我们立正稍息立正稍息，没完没了。

我的脚站得又酸又麻又胀，不禁瞪着妈咪排长，恨不得把他做成妈咪虾条！

这时，隔壁班发出一阵欢呼，大家一看，都万分失意——他们全都像和尚一样盘腿坐地上了。

“这是做什么？练瑜伽功啊？难道军训也要练这个么？”我小声嘀咕着。

“下面就是有米田共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坐下来的！”惜城的声音。

妈咪排长顺着我们的眼光，也朝那边歪了一下脑袋，接着，他出人意料地宣布：“现在，大家原地坐下，不得离开，休息10分钟！”

肥仔的声音：“惜城，担心你屁股底下有米田共啊！”

（“米田共”：这三个字垒成一个繁体字：粪。一些“自作聪明”的人，将此字分开来读，借此取乐，捉弄脑筋转不过来的人；也有的“文人雅士”，想把“粪”的不雅一笔带去，就称此为“米田共”；另外台湾和香港一些电影和电视剧中“粪”字通常用“米田共”或者“米共田”称之。）

我们吃吃地笑。

我低头拔脚边的草根，看到根部居然有汁水溅出，正玩得有趣，忽然感到不太对劲——周围似乎太安静啦！

我敏感地抬头一看，原来隔壁班那个帅叔教官居然……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动跑到我们队伍前来了，他和妈咪排长、美女陈月站成一个等边三角形，好像说得正起劲呢！

“唉——，又有人来泡我们的陈月啦！”惜城叹气。

“哈，惜城你吃醋啦！”肥仔嘻嘻地坏笑。

惜城也不反击，面对周围一双双不怀好意看着他的眼睛，他转了一下眼珠，说：

“不过这回，有点麻烦啦。”

“你是杀麻意思么，惜城哪！”咪咪阴阳怪气地问惜城。

“这还用问哪，三角恋哪！不要出人命才好。”惜城居然把一节草根衔在嘴里咂摸着。

我再次抬头看前面，发现隔壁班美眉老师已按捺不住，丢开了她的学生，也向这边来了。





“这下更麻烦啦，三角变四角啦！”

我小声惊叹。

隔壁班的美眉老师看起来像是咪咪的姐姐，胖乎乎的脸，胖乎乎的身材，扎着高高的马尾巴，笑起来眼睛眯成了两弯月牙。

她叫袁杰。

袁杰 VS 陈月，帅叔排长 VS 妈咪排长，哎呀，怎样给他们四人排列组合呢？

惜城说：“四个人，有得拼！”

咪咪小声告诉我：“兔子，你看，妈咪排长的肩章跟帅叔排长的肩章不一样的耶！”

我一听，忙说：“什么？让我瞧瞧！”

于是又眯起眼睛努力地瞧，终于瞧出了大概——咪咪说的没错，帅叔排长的肩章是黄灿灿、硬挺挺的，妈咪排长的肩章，却是红不拉几的两块布而已。

咪咪说：“帅叔官大，肯定的！”

我点头应和，也做出内行的样子来：“黄的，好像含金量高哎，对吗咪咪？”

惜城不屑的语气：“切！你们怎么连这都不懂哪？那家伙是少尉，而妈咪排长只是学员而已！”

我再次抬头打量这两个人的肩章：“为什么不一样呢？刚才校长不是说，他们都是炮兵学院的么？”

“笨！”惜城再次用简短的话语来打击我，“一个是学员，一个是真正的教官哪！”

咪咪应和着：“也是哦！不然妈咪排长干吗什么都跟帅叔学呢？”

我没有回答，因为这时我们的陈月，像个小白兔一样，刷地蹦向我们，笑盈盈地问大家：“同学们，我们来和2班比赛拉歌好不好？”

2班，就是帅叔带的那个班！

“不~好~”短暂的沉默之后，不知道是哪个不知死活的男生，居然敢懒洋洋地小声地这么回答我们兴致勃勃的陈月小姐。

陈月有点尴尬，脸微微红了。

我感到有点内疚，相信大家的感觉和我都差不多。

想不到的是，帅叔排长居然训起我们来了：“刚才老师的话，你们怎么不

回答，啊？”

MY GOD！这个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的家伙！

可是这个家伙却真的很能镇住人咧——特别是那一声短促的“啊？”，比妈咪排长的“笑杀麻东西”杀伤力大 1000 倍。

“好——”大概是迫于淫威，我们有气无力地回答道。

于是，就开始准备。

袁杰和帅叔排长回他们的班级，妈咪排长和陈月肩并着肩站在一起，咪咪问我，这两人一黑一白，像不像黑白无常？

妈咪排长笑眯眯地问：“同宵(学)们，会不会唱《打靶歌》？”

“不——会——”我们板着脸，懒洋洋地回答。

“老土！”咪咪又在小声嘀咕。

“那俺们就唱《诡计歌》，给他们瞧瞧！”妈咪排长依然兴致勃勃。

他居然还会唱那种东西，实在是出乎我们的意料，大家面面相觑，惜城还摇头晃脑地感叹：“看不出来，实在看不出来！”

妈咪排长用奇怪的眼光打量着我们：“同宵(学)们，难道你们连这也不会唱？”

“不——会——”我们拖长了语调大声说。

我看到肥仔把他的大脑袋摇得像夏天的蒲扇。

妈咪排长又用“不会吧”的眼神看陈月，陈月困惑地朝他摇摇头。

“那好，我来唱一句，同宵(学)们你们听好了，咳——”妈咪排长清了清嗓子。

“起来，饥寒交迫的人们——”

原来他说的居然是《国际歌》！

大家爆笑成一团，连陈月都笑得像风中的杨柳，摇摇摆摆、欲弯不弯。还一边用手拭着眼睛，估计是把晶莹的泪珠都笑出来了。

妈咪排长既没有问我们“笑杀麻东西”，也没有生气，他自己还瞅着陈月憨笑。

难道他真的是想泡我们的陈月？

2 班那边好像已准备好了，袁杰朝这边喊道：“喂——，你们好了没有啊？”

这边没人应，因为陈月还在笑啊，而妈咪排长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陈月的身上了。

惜城和几个男生好像正在急切地商量着什么。

“喂——”这是帅叔排长在喊。

惜城急切地说“准备，开始——”

接着，我听见我们班的男生吼着嗓子唱起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歌，无论是歌词还是调子都土得掉渣，不过，听起来似乎蛮有趣的——

“我们坐车去军训，撞了。撞到一棵大槐树，倒了。环保委员来视察，告诉我们罚5元，好了……”

咪咪和好几个女生又一次笑得要死要活。

2班那边也不甘示弱，他们唱了起来，腔调居然和我们这边一模一样：“老张开车去东北，撞了，出租司机耍流氓，跑了。碰到一个东北人，送到医院缝五针，好了……”

咪咪和几个女生一起大叫：“2——班——输，1——班——赢——！”

2班的女班长站了起来：“好了，第一局就算我们输，你们提要求吧！”

我们班女生就大声叫道：“孙排长来一个，孙排长来一个！”

帅叔排长乖乖地站在我们班面前，搓着手，说：“我来唱一首歌，歌名叫《恰似你的温柔》。”

说完，他还看了陈月一眼。

“哇——情歌耶！”咪咪小声惊叹。

帅叔排长头一昂，向着东方唱了起来：“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就像一张破碎的脸……”

我们偷看陈月的表情，只见她抱着胳膊肘，索然地看着帅叔排长在那里抒情。

也是！这么老的歌，他唱得再动情也不会好听的。

帅叔排长唱完了，大家热烈鼓掌，惜城和肥仔叫道：“再来一首，《同一首歌》！”

妈咪排长终于受不了了，他把手一挥：“好了，同一首歌再唱一遍有杀麻意思咧？不要温柔了，掐死你的温柔吧！”

在两个班的哄然大笑声中，妈咪排长声如洪钟地叫道：“1排注意，立——正——！”

军训到了第四天，我们一直在机械地练习立正、稍息、正步走、齐步走。惜城发牢骚说，军训简直就是对时间的最大浪费。

没有人搭理他，因为个个都已精疲力竭了。

快要到部队首长来检阅我们的时候了，帅叔排长变得异常地紧张，他屡次跑过来干涉妈咪排长的工作，还不停地训我们。

“这个人到底要管几个排啊？”咪咪小声嘀咕着。

阿呆说：“有什么办法，谁叫妈咪排长是他部下呢？”

今天陈月没来，帅叔排长简直就是变本加厉，他竟然跑来告诉妈咪排长，因为我们班男女比例失衡，所以，要去掉几个女生！

然后，他不由分说，冷着脸伸出大手朝我们指指点点一番，有幸被他指点到的人即将要被去掉了，咪咪是一个，我也是。

总共就去掉我们俩。

我不知道这是杀麻意思，只知道自己像个坏掉的萝卜，就要去掉了，故而开始发抖。

咪咪大概也是，她不知不觉中抓住了我的手，她的手冰冰凉。

我被去掉的原因是，我走步的姿势不好，也许是。我走了这么多年的路，头一次发现自己居然不会摆手臂。当妈咪排长大吼一声：“齐步——走”，我的右臂和我的右腿是一同迈出去的。

咪咪被去掉，是因为她太胖。站在队伍里，总要往两边突出，给人造成队伍排得不整齐的错觉。

帅叔排长对我们这些被去掉的萝卜说：“你们坐在树下，看。”

大树下，坐着两个病号，他们正在无聊地看着我们在太阳底下走过来又走过去，其中一个嘴上还叼着十滴水的小瓶子。

我和咪咪都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，当我们手牵手跑到大树下，扑通一声坐下来的时候，我仍然在发抖，但我坚信这是自己在高兴得发抖。

咪咪说她也是。

于是我和咪咪看着他们练，看他们面如死灰地听凭妈咪排长把自己弄过来又弄过去。

他们迈着鬼子进村的步子，嗒嗒嗒地向我们走过来。

那个叼十滴水的病号举起右手，学着首长的样子说：“同志们好！”

我和咪咪干笑了两声。

鬼子们居高临下，对于我们不予理睬，这真让我心里感到失落。

我的屁股已坐得生疼，无聊到了极点，真后悔没带一本琼瑶小说来看。

咪咪用一块白色的餐巾纸反复在一块石头上擦来擦去的，嘴里哼着歌：



“老张开车去东北，撞了。出租司机耍流氓，跑了。碰到一个东北人，送到医院缝五针，好了……”

我这时已经知道，这便是曾在网上风靡一时的《东北人都是活雷锋》。

叼十滴水的家伙似乎是8班的，他长得白皙而瘦弱，鼻梁上撒着一些雀斑，头发黄黄的，一看就是个多愁多病的身子。

他扭过头来跟我和咪咪套近乎：“你们俩不是病号吧？”

咪咪瞪了他一眼，没好气地抢白道：“你看我们像吗？”

瘦子摇摇脑袋：“不像！”

“不过你在做什么？”他又好事地问咪咪。

咪咪始终在用那张肯德基的餐巾纸擦石头，她头也不抬地说：“我在钻石取火，不行吗？”

我欲笑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却没有笑出来。

瘦子用看神经病的眼神看看咪咪，又看看我。

他们又嗒嗒嗒地迈着雄壮的正步走过来了，瘦子举起右手：“同志们辛苦啦！”

我看到惜城和肥仔漠然地看了我们这边一眼，肥仔的嘴巴里不断地哈出热气。

瘦子这时又和旁边另一个病号讲起了笑话：“首长接见军训的学生，首长说：同学们好。学生说，首长好！首长又说：同学们晒黑了，你猜同学们怎么回答？”

那个病号不知从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，瘦子大笑着说：“错了！同学们说：首长更黑！”

咪咪还在做着钻石取火的动作，我很烦这个看似多愁多病的瘦子，我嫌他太饶舌。

我闭上了眼睛。

沉默了几秒钟，瘦子的声音又起来了：“喂，这是你们班主任吧？挺靓的哎！”

我感觉到他是对着我说的，便懒洋洋地睁开眼，陈月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了，她正疾步向我和咪咪走来。

我想哭——是羞愧得要哭。

“咪咪，罗洁，你们俩怎么坐在这里？哪里不舒服啦？”陈月关切地问我们。



我苦着脸看着陈月，从没像现在这样强烈地感到——她真像我的亲姐姐！

咪咪终于停止了神经质的钻石取火的动作，她告诉陈月：“我们被淘汰了。”

陈月眼睛瞪得老大，眼里写满了好奇和惊讶：“呀！为什么？”

咪咪可怜兮兮地先指我、再指自己的胸口：“她，不会走步；我，太胖。”

陈月的眼神变了，好像燃起了一对小火苗：“什么什么？是谁说的？马排长么？我要找他去！”

陈月一着急，比我们还要语无伦次。

不过她的态度使我颇感安慰，刚才那强烈的自卑感一下子减轻了不少。

我叫住欲转身离去的陈月，轻声告诉她：“不是马排长，是孙排长。”

“那就更没道理了！他管我们班的事儿做什么？”陈月愈发气愤起来，转身就朝那边跑，我们全都在注视着她的背影——扎得高高的马尾辫随着她窈窕的腰身左一晃、右一晃……

叮十滴水的病号凑过来和我赌陈月的年龄：“我猜她顶多只有19岁，和我姐一样大！”

我没理他，只是专注地看着陈月先跟妈咪排长说了几句话，还回头指指这边。咪咪嘀咕说：“淘汰就淘汰，省得那么累，更好！”

接着，我看见妈咪排长去喊帅叔排长，于是，帅叔排长向陈月走过去，同时，陈月也向帅叔排长走过去。

我很吃惊——我的视力好像一下子变好起来了。

帅叔排长似乎在和陈月解释，陈月摇头；帅叔排长又解释，陈月似乎在大声说话，还做着手势，似乎挺激动。两个班的训练队伍都停止了，袁杰、妈咪排长和同学们一起在充当看客。

叮十滴水的病号终于把那个小瓶子从嘴里吐了出来，他的口齿变得清晰起来：“哇！这个姐姐好厉害啦，要为你们俩讨回公道哩！”

我看了他一眼，他近乎讨好地冲我笑一下，其实我是想搞清楚他到底是不是广东人。

广东人的面相不是他那样子的。

咪咪惊叫起来：“他们吵起来了！”

我忙抬头望，正好看见帅叔排长使劲甩手，怒气冲冲转身离去。而陈月的表情是怎样的呢？





咪咪告诉我：“陈月真的生气了，她在向帅叔排长瞪眼睛，嘻嘻——”

陈月的眼睛原本就圆得像一对黑白分明的杏仁，她生气或是吃惊的时候，眼睛会变得奇大，连赵薇看了都会自叹弗如。

帅叔排长不理陈月，他双手叉腰，好像在训2班的人。

呵呵——，2班成了替死鬼。

这时，惜城朝这边跑过来：“喂，你们的快活到头了，陈月叫你们归队！”

我和咪咪站起身，拍拍坐得发疼的屁股，心里有如释重负的感觉，嘴巴里却故意埋怨：“搞什么，招手即来，挥之即去……”

惜城笑着说：“哈哈——，刚才我们都嫉妒死你们了。”

我和咪咪便得意地干笑了几声。

然后我们就归队了。

我看到陈月板着脸，像个刚和别人吵过架的小女孩。

妈咪排长就像杀麻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，他大声地说：“同宵(学)们，明天我们部队的首长和学校的领导就要来检阅我们了，我们要刻苦地练习啊！”

接着，妈咪排长要我们排练和首长的对话。

妈咪排长扯起喉咙叫道：“同宵(学)们好！”

我们一起做出曲项向天歌的姿态，然后齐声吼：“首长好！”

妈咪排长又大喊：“同宵(学)们辛苦啦！”

我们很争气又很懂事地大喊：“为人民服务！”

妈咪排长满意地环视着我们，就在那安静的一瞬间，我不由自主地轻声说：“同宵(学)们晒黑了！”

咪咪紧接着说：“首长更黑！”

大家哗哗地笑起来。

陈月黑着脸冲到我和咪咪面前：“干什么？”

我大惊——从没见过她这么凶的！

妈咪排长多嘴多舌地讨好陈月：“你们俩是不是还想被淘汰？”

陈月一下子转向妈咪排长，依然凶巴巴地：“我再说一次，不许对我的学生说什么淘——汰——！”

妈咪排长赶快抿紧嘴巴，把黄牙包得紧紧的。

然后我们围着操场正步走，一边走还一边大声喊：“首长辛苦了！为人民服务！”